

月桂井

■ 龚万莹

是脱臼。她从井里上望，想，死人在深深的地里也如此向上张望吗？她在这，离阿母更近了，她开始依恋这井，像一个稳妥的怀抱。她熬着，一天里变换的是烈日的光，夕阳黄光，月光与星光。她手脚冰凉，额头却发烫。她死拽绳索，等主人确认她的消失。但她也懂，自己是憨憨凶，这岛这么小，又能去哪？怕连船都没摸到，就被抓回去了。她感觉身下有暖流，血液上浮，像一颗颗虎莓缠绕她的腰。哦，这就是经血。她身躯一阵一阵儿寒。

月桂有些困意，微阖眼。半梦半醒间见一长发妇人，背对她，细声唱歌：“五月杨梅红贡贡，六月莲藕……”她不惊慌，反觉这声线熟悉，带暖意。睁眼，头顶竟有位面如土色的老妇向她扑来。她连喊叫都无力，像只青萝卜被连根拔起。

出井，月桂仰躺在荒园草地，耳际是嘈杂人声。过了许久，她才辨认出完整的句子：“孩子免惊，从此你不是婢女，而是院生。”她定了神，才发现救她起来的不是老妇，明明是眼眸中含清光的青年。他把外套披在她的湿衣上，然后见众人拥着她，就退到一边，安静站着。她被抬走时，再回头，看树下的他。树枝在他脑后散开，像干瘪的光环。

阿姐跟月桂说，岛上成立了婢女救援团，一切婢女只要投靠就得自由，过往主人不得讨要。月桂出逃后，她的阿姐们投了救援团，让人来找她。众人寻索一阵，才想起荒园古井。当晚主人前来讨月桂，可三百名志工持棍棒在救助所门口相迎，硬是不让别人带走她。月桂偷望，见早时的青年也在队列中。

月桂学东西快。大多院生都学纺织，唯独她一心要当助产护士。学成入院时，已与青年相熟。一日台风天，月桂听满屋是风的声音，数十扇木门被冲开又关上，沸水般躁动。她向窗外望，那青年冒着大风在木瓜树下等她，全身的布料都鼓胀飞舞。她笑，让他进到屋内避雨。他却红了脸，说要出去走走，在岛屿间做生意。月桂不放心，这样土直的人，会做什么生意哦。青年却轻拉月桂的手说，我会好好赚钱，到时买个新房跟你结婚。说是如此，青年却失去音讯，五年来死生不明。随后传来消息，他在对岸中枪，死在外地。月桂有些悔，码头上只说再会，没说几句心内话。她早该跟他说，心爱的，紧返来与我作伴。

那时岛上起战火，月桂全心投入在医院。她常在孕妇产难之时迅疾出手，或是调整胎位，或是辅助使力，转危为安。待产孕妇的身体，是逐渐展开的肥厚木棉。掏出来婴儿的皱脸，紧闭的花苞。开嗓啼哭，春天抽芽。一次在炮火里，孕妇本就有伤，丈夫已死，妇人产后气绝绝亡。月桂于是收养亲自接生的女孩，起名阿香。她说，我决定爱你了，此后永把你放入我的心肝底。

多年后，荒园改建成医院宿舍，月桂带阿香入住。月桂发现井水渐枯，那时她已中年。一个有星无月的暗暝，月桂已绝经数月。半夜燥热，她到井

边，想起少女时躲藏的经历，临时起意，竟徒手爬入半枯的井中。内里沁凉，月桂顿觉舒适，有种回复年少的感觉。她长发披散，轻哼起孩子在学堂新学的歌：“五月杨梅红贡贡，六月莲藕水中央”，这是她第一次唱，却有种熟悉感，这首新歌在往日似曾听过。她感觉背后有人，回头，无所得。出井，月桂下体酸涩，像是一个小人儿以尖利的手脚爬出她身体的管道。低头下望，发现月事复临。

一天天过，一年年老。大半座岛的孩子，都是月桂接生的。

女儿阿香结婚搬走，月桂还住在老厝，井已废。她想起彼时对上老妇面庞的恐惧。想如今，她也如此了。镜中脸与那老妇如此相像，或许老人都长着同一张脸。她偶尔想起爱过的那位不老的青年。他饱满的迅疾的死。她松软的漫长的死。不应有恨。他离过去更近，自己离过去更远。

一个周日，阿嬷月桂做完礼拜回家，看见众人围着废井，说有人跌死在井中，却没人敢下去。警察来了，可惜井口细小，不下去。阿嬷月桂二话不说，腰际绑绳，入井捞尸。刚入井中，她看见的是位瑟缩少女。她伸手抱住女孩，拖出井。到了井外，她抱的倒是具成年尸体。她记得，在井中捞起的，分明是年少的自己。回忆、时间，许是暗中偷做了手脚，但都不计较了。月桂的年纪，让她不至于狂傲地认为是自己救了自己。她心想，井是一段细窄道路，以奇迹的交汇来引领她的生命。

不久后，那井被炮仗花的藤蔓灌满，崩裂。女儿阿香再回家时，觉得奇怪，炮仗花倒真把井给炸了。月桂却说，日头之下无新事。

三日，月桂突发脑溢血。暮色四合，黑暗给世界安上了盖子。昏迷中，女儿阿香哭着叫她再坚持，再多几天，就会见到她未来的孙。月桂睁眼，细声说，免忧心，我见过。阿嬷月桂最终在春天离世。井虽毁，岛上人仍把那旧居唤作月桂井，以纪念她。

月桂选海葬。安排妥当，已是另一春天。阿香一边抛掷骨灰和鲜花，一边高喊：“阿母啊！”阿香的女儿，伸出稚嫩小手，学她的样子，也抓花朵抛掷入海。阿香转身抹泪，回头却见女儿痴望水中，露出笑容。阿香也朝水中看。一无所获，唯有繁花。



亲听到。这不是母亲第一次听到，我结婚八年，前几年还没什么，30岁以后这句话就像密集的雨点一样频繁出现，明里暗里，正面侧面，把生活浇得湿透。尽管我不觉得自己的日子没滋味，丈夫说他也不觉得。但不知为何，总觉得有事压在心头，压得人睡不好觉。我们没有把要孩子的话放在桌面上，却都不动声色地默认了这个决定。

母亲催我赶紧下拜，我把白花攥在手心，腰间有如长满荆棘，弯不下去。我问母亲说，其实你都好希望我系个男仔，系咪？

母亲一怔，盯着我看了半天，仿佛被鱼骨卡住，说不出一句话。香坛里的香燃到一半，此时轰然倒下。我自顾自往前走，汪了一脸的泪。返程的车颠簸地开起来，我没见到先前那家人，只有饭粒还在凳子脚下，灰蒙蒙的，不知被多少人踩过。

母亲坐在我旁边，一路无语。此前大大小小的寺庙道观也去过，无非都是这一套，拜来拜去也没什么结果，我早已不抱希望。是母亲听人说这里是龙母的祖庙，神灵异常，50岁的女人回去也能生出孩子，一定要拉我再来，据说连拜三年，心愿必成。母亲大概早就做好了连年上供的准备。

我送母亲到她的房子，一室一厅，住着母亲一个人。我去洗了把脸，转身要回自己家去，母亲忽然把我叫住。

“我从来都有后悔生你个女，从来都有谗过一定要生仔。”她翻出来一个盒子递给我，也红了眼眶，“我自己已在屋企果阵同龙母讲，我觉得生个女好贴心，样样都掂过男仔。”

“不过今日我睇到前面嗰个女仔好辛苦，咁大个肚，都有人照顾。我担心你如果生咗个女，又要畀催住再生一胎，受咗多罪。生个女，等佢有细佬，都唔开心。”她眼泪滴下来，自己抬手抹了一把，“阿妈想见你轻轻松松，都唔使一直同人比较，唔好一直背负住压力。唔想你好似阿妈一样，畀人唱衰，过得咁辛苦。”

满满一盒的白花，是母亲自己折的，怕是没有经过龙母的允许。

我同母亲一起吃了饭，又帮她打扫了卫生。房间狭小而干净，其实并没有什么打扫的必要。我从厨房扫起，母亲从卧室扫起，扫到客厅就汇合，聚拢起一小撮微茫的尘土。

回家路上，我把垃圾丢进路旁的垃圾站，连带着那朵白花。月光澄澄，脚下的路明亮如雪，我衷心地盼望那女人能生一个男孩。

红白

■ 程惠子



害怕赶不上车，我把闹钟定在6点半，醒来的时候却还不到6点。揉掉眼角的眵目糊，黑暗中听见母亲踩着拖鞋在厨房走来走去。再听，有水滚开了，母亲拿筷子噼里啪啦地打鸡蛋。她要冲一碗红糖鸡蛋水，我起来之后，会盯着我喝完。

大巴车上什么人都有，有个男人把口罩拉到下巴上，一口一口往嘴里送油条。旁边坐着一个更老的男人，大概是他父亲，帽子上的头发都白了，抿着嘴吃糯米鸡。蒸熟的荷叶皮上挂着稀落的米饭，被他一粒粒舔干净。司机在路口一个急刹车，糯米鸡忽然掉落，又被大腿接住，粘得满腿都是。紧接着一阵呜呜赖赖的咳嗽，儿子闻声把豆浆灌进他嘴里。后座的女人抱着孩子，粉色的口罩从小孩脸上滑下，女人赶紧给她戴好。

车把高楼大厦都甩在后面，上高速又下高速，越开越荒凉。还没到站，就看见远处飘着一片青烟，仿佛失了火的田野。走近了才看清楚，是香火旺盛通天。

隔着窗户望去，牌坊三间四柱五楼，中间一个大广场，背靠壮阔的正殿。广场上摆着几台如水缸般粗壮的香炉，里面栽满高低不一的香。正殿门前人头攒动，人人手持香烛，或跪或拜。司机在前面喊，龙母祖庙到喇，个个收好嘢，快响落车。母亲催我下车，我一回头，看见车座上撒着零落的饭粒。

拜龙母，要先在庙前龙头处洗手洗脸，还要摸龙头三遍。龙头流出不大不小一股水，母亲认真掏起一捧，把脸埋了进去，额角的头发都被打湿。母亲还要求让我洗，我懒得去。母亲有些不满，又怕我闹起情绪，便劝着说，我吨早赶嚟，去洗咯，唔洗唔神心。最后还是拗不过她，用蘸水的毛巾擦了一把。

洗完了脸，才能进正殿拜龙母。先前那一家人排在我们前面，父亲和儿子先跪下，冲龙母磕三个头，我们扶着父亲哆哆嗦嗦站起来，又哆嗦着走到案几前。案上摆两只长盒子，里面盛了两盒折好的纸花，一盒红花，一盒白花，白花求子，红花求女，装白花的盒子已经见底。他们选了一枚白花递给抱着孩子的女人，又把孩子到她怀里接过来。女人从包里拿出贡品，对着龙母磕三个头，开始默念她的家庭住址，并说希望这回事子争点气。小孩在父亲手里很不安生，直嚷着要妈妈，女人一起身就把她抱了过来，孩子立时安静了。

轮到母亲了。母亲从包里掏出六个苹果和一串葡萄，又从口袋里抓了一把“早生贵子”放上去，手心向上，虔诚地磕头。我跪在旁边，比母亲慢一拍，看母亲后脑勺上暴露出大面积的头皮，几根灰白的头发扎在那里，明目张胆地刺眼。母亲先是给功德箱里塞进一百块钱，随后开始闭着眼睛念叨，保佑我个女早生贵子，顺顺利利，十全十美，我保证年年都嚟添香火嘍。

等到选花的环节，母亲说要两个，人家说一次只能选一个。母亲让我来选，说我不选。母亲在案前站了一会儿，最后选了一朵白花给我，让我贴身装